



圖一 南京浦口火車站（位於今南京火車站北站左側）



圖二 下關貨運碼頭（位於河南省交通廳航運局駐南京聯絡處的管制區內，老江口五十七號）井迎瑞先生拍攝

遠望浩蕩長江，有「南京浦口火車站」與「下關貨運碼頭」相望，當江面輕風徐來，回想出發前曾翻閱南遷老照片，想像當時運送文物故宮前輩們是懷著怎樣的心情，踏上這條守護國寶無怨無悔之路？其年齡或

身歷其境的震撼，難以言喻。

遠望浩蕩長江，有「南京浦口火車站」與「下關貨運碼頭」相望，當江面輕風徐來，回想出發前曾翻閱南遷老照片，想像當時運送文物故宮前輩們是懷著怎樣的心情，踏上這條守護國寶無怨無悔之路？其年齡或

**老裝老運 身歷其境**

民國廿二年二月六日清晨，由廿一節車廂所組成的兩列火車，滿載第一批故宮南遷文物，自北平火車站緩緩駛出，其「路線是保密的，係沿平漢鐵路南下，至鄭州轉隴海鐵路東行，抵徐州後再轉津浦鐵路，經過了四天，才到達南京的浦口火車站」

（《中華文物播遷記》，頁八，以下簡稱《播遷記》），揭開了南遷光影的首部曲，共分五批，總計運運一萬九千五百餘箱文物。約經一個月，決定除文獻續存南京行政院大禮堂外，其餘箱件隨即由浦口火車站裝上招商局輪船，全數轉運至上海（《故宮七十星霜》，頁九〇—九二）。

「溫故知新」作為此次重走故宮南遷路的主軸，之於我，算是初入故宮服務登錄員而言，乃是既好奇且興奮！興奮於過去只能透過文字想像、理解的文物南遷院史，今有機會實地親訪、考察，行前擇要篩選相關資料，作為考察之用。無論是故宮前輩莊嚴先生《山堂清話》、那志良先生

《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》，或是前院長杭立武先生編著《中華文物播遷記》、譚旦岡先生《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經過》、那志良先生《故宮博物院三十年之經過》，以及本院出版《故宮七十星霜》、北京故宮博物院剛梓付的歐陽道達先生《故宮文物避寇記》等書，均為此行帶來更多驚喜與

感想。返台後，重讀上述專書外，並參考《八徵耄念——國立故宮博物院八十年的點滴懷想》等資料，心中更多好奇不斷浮現，才知道：此次重走故宮南遷路，不僅僅只是開端，並有更深刻體認，雖然故宮文物南遷已成往事，身歷其中的人、事、物卻早已化為光影，相映更美麗。

## 一位登錄員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的感知

鄭邦彥

批次日	期	車數	箱數	押運人	備 考
1	2月22日	23	493	梁廷焯	外車一輛
2	2月24日	10	200	那志良	外車一輛
3	2月26日	8	169	馬惠深	
4	2月28日	8	182	牛德善	
5	3月2日	21	515	劉承琮	外車一輛
6	3月3日	16	384	馬惠深	外車一輛
7	3月4日	15	361	牛德善	
8	3月5日	2	45	吳玉璋	外車一輛

圖五 「北線」南遷文物於川陝公路「寶漢段運輸情形」附表（引自《播遷記》，頁七六）



圖六 「北線」南遷文物於當時川陝公路之運輸情形 莊靈先生提供

以下簡稱《七十年》。隨後，自民國廿七年二月廿二日起至四月十日，分廿八趟，每趟少則運送四十餘箱，多則超過五百餘箱，根據杭立武先生所附表「寶（雞）漢（中）段運輸情形」（圖五），此段文物遷移由那志良先生、梁廷焯先生、馬惠深先生、

牛德善先生、劉承琮先生、吳玉璋先生、吳鳳培先生、曾湛瑤女士，以團隊合作的接力方式，完成遷運任務（《播遷記》，頁七六）。當遊覽車急駛於川陝公路，其路況已較當時（圖六）好上許多，我卻早已暈車，或可同理想像，當時任務

更爲艱辛，畢竟不是觀光旅行，爲確保文物順利遷運，「押運」實爲「團隊合作」之事，遙想戰火連天，物資、人力均匱乏之際，行前縝密規劃有其必要。例如，分班裝運、分配汽油等由西安行營經營，而裝箱則由院方負責，並於出發前商定行車規則，譬如「裝車的日子不開車，把若干車在一天裝好，第二天成隊開行，儘可能一天內到達；每車上派一士兵，攜帶武器押運，絕對禁止司機搭乘閒人；車輛成隊魚貫而行，不得有超車或落後情事，司機在開車前一天應檢查機件；汽車供給充足，車行下坡路時，不得期圖省油，關閉油門」（《七十年》，頁一三二—一三三）。

身為故宮登錄員，我對押運文物並不陌生。有時，爲配合院外借展將文物押運至他館或機場，係以文物移動時安全作爲通盤優先考量，搭配本院安管人員、國道警察、包裝運輸業者的攜手合作，且按標準作業流程作爲依歸，方得以順利完成。隨著經驗積累，個人對押運文物時所該注意細節日臻熟稔，即使如此，押運文物

與我相近，或剛成家，或爲單身，對於未來有怎樣的想像與憧憬？回到遊覽車上，當我閱讀：時年僅廿八歲才剛將八十箱精品文物由倫敦參展，護送回上海，自認因故宮文物「搬來搬去，半輩子生活，都在搬家之中，雖不敢稱爲『搬運專家』，也差不多」的莊嚴先生，在其〈故宮文物的裝箱

與南運——前生造定·老裝老運》一文裡提及「珍貴古物，列櫃陳列，排架儲藏，昔日蒙塵逃難存置嚴洞與荒祠古廟的景象，即經過去，誰還記得四十年前，一些人，急急慌慌，辛辛苦苦，在滿目塵埃、斜陽衰草冷宮偏殿中，一件件一包包，包裝捆紮的艱苦巨任呢？而如今這一輩的舊人，漸

漸都不外走向老、退、走、亡的四種歸宿，眼看後繼者何，是一大問題」（《山堂清話》，頁一三七），此次南遷考察雖非按實際分批遷運路線的原路重遊，乃僅擇要走了四省八城，其中尚得找到可能考察的諸點，我因身歷其境，雖談不上不勝唏噓，卻也有所見有感。

### 團隊合作 翻越秦嶺

此次考察最辛苦路程之一，當是由寶雞至漢中，主因於翻越秦嶺。民國廿六年，南遷文物的「北線」由南京遷運至寶雞，約有七千餘箱文物，暫置於關帝廟與城隍廟（圖三、四，此兩廟均不復存在），當時院方計劃另開鑿山洞以利儲放，並在西安行營協助下開挖兩個山洞，當時負責押運的那志良先生則以新開山洞一定潮溼，擔心文物受潮，且開挖區若爲立土，一經震動，山洞容易崩塌爲由，拒絕將文物放入山洞，寧願負起文物被炸掉的責任，約沒多久，院方決定將北線文物遷運至漢中（《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》，頁一二五—一二八，



圖三 關帝廟（已不復存在，現址為西府賓館）



圖四 城隍廟（已不復存在，僅存原門墩，現址為寶雞市吳陽印刷有限公司） 井迎瑞先生拍攝

時的心理壓力卻不會少過！回想民國九十六年，適逢本院與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共同舉辦「華麗巴洛克——偉大的哈布斯堡收藏家」特展，借展文物由我負責押送歸還至桃園機場，由於借展文物有大有小，上飛機前不同尺寸外箱打盤固定的順序與方向需特別

**南遷光影 相映更美麗**

翻越秦嶺後，考察行程約過一半，大伙人馬日夜相處，也漸熟絡起來，「踏雪尋梅」則為見證，因「雪霽天清明，臘梅處處香。騎驢把橋過，鈴兒響叮嚀。響叮嚀，響叮嚀，響叮嚀……」在遊覽車上傳唱了起來，成為彼此共通的新回憶。「踏雪尋梅」是劉雪庵先生填詞、黃自先生譜曲，大夥耳熟能詳，甚至朗朗上口。對我而言，則不再只是首童年習唱兒歌，因著重溫南遷路，首次哼著「踏雪尋梅」特別有味道，是對大時代下故宮前輩終身貢獻的感懷？抑或有感於南遷考察諸點多半已荒廢或不復存在？還是欣喜於以「溫故知新」的新眼光，重溫南遷路時的種種好時光？我想，欣喜之情、美好回憶勝於言表。

〈充滿印記的歷史照片：一張「新出土」的故宮文物南遷歷史紀錄錄〉（以下簡稱〈歷史照片〉，圖七）也是我反覆閱讀的資料之一，作者莊靈先生是故宮前輩莊嚴先生之子，受邀參加本次重溫南遷路，因著



圖七 〈充滿印記的歷史照片：一張「新出土」的故宮文物南遷歷史紀錄〉 莊靈先生撰寫

注意，此時，有賴事前與奧方押運員、包裝運輸業者的充分溝通，以及當下隨機應變，得以順利達成任務。還記得任務結束當晚，我卻作了個與押運有關的夢，夢境似乎是我回到機場，卻找不到所押運的文物。有時，我也會估算文物返回他館後開箱目驗

他的出現，使得我們考察多了個「報導人」的現身說法。在〈歷史照片〉提及（民國廿七年）年方六歲的莊靈「清楚記得滿載著文物的車隊，如何一輛握著一輛，極端謹慎小心地慢慢駛過完全用木材搭建成的烏江大橋；如何吃力地攀爬七十二彎，再翻越陡峭的婁山關，並且在不知何時就會出現的日本偵察機的低空偵伺之下，好不容易才到達川南巴縣」，而位於四川巴縣的飛仙岩同為考察另一重點。



圖八 四川巴縣飛仙岩秀虎溪 朱惠良女士拍攝

當時，南遷文物的「南線」由莊嚴先生負責運，一路輾轉經南京到漢口，再轉至長沙、貴陽，暫置於四川安順華嚴洞，惟因戰事吃緊，日軍攻陷獨山，於民國三十三年再決議選定「四川油礦探勘處所屬廢置未用之飛仙岩礦場，為短期儲藏文物之用。十二月五日，將原藏華嚴洞之院字號文物八〇箱分裝十五車而啓運。是時，疏散車輛，絡繹於道；難民踵接，徒步負荷。因此故障，亦難免參

的時間，總希望能聽到文物平安返家的好消息。由此可見，押運文物之於博物館登錄員，實有一定風險，心理壓力必然有之，更何況於抗戰時期，故宮文物南遷絕非容易之事，對當時身負重任的諸君前輩而言，其心情、感受雖未留下隻字片語，想像當下更是倍感壓力，卻也在彼此支援中培養了革命情懷，以及守護故宮國寶的使命與認同。

由寶雞至漢中，行經川陝公路，一路濃霧顛簸，身體不適的我僅能勉強閉目養神，而在一陣騷動中驚醒，原來我們正要翻越秦嶺，已到了秦嶺地標，本打算全體下車拍張團體照，卻因濃霧正盛危險而作罷。返台後，翻閱那志良先生提及上述「再到寶雞」、「遷運漢中」（《七十年》，頁一二四—一三四）等敘事文字，想像當時秦嶺濃霧裡遷運文物的魚貫車陣，以及車上故宮押運前輩、士兵、司機之種種情境，再現於心。再次讀著「寶漢段運輸情形」裡所列各批故宮押運前輩的大名，我好奇的是，您們是否也曾做與文物遷運有關的夢？

開，主因於民國廿三年至廿五年間進行完成《存滬文物點收清冊》時，我點點頭並回覆「我們也存有這套清冊，不過，我們這套與你們的不同，你們多騎縫章！」他一聽笑笑著說「我也注意到了！」梁先生和我工作主要同為掌管文物帳務，對帳務細節的關注或為相同。我們因此多了些共通話題，對文物如何編號、如何進行清點等實務經驗多有分享、學習，為此行另個值得註記之事。

**後記**

這一片原野風光太旖旎，遠山高高地接天際，瞧白雲飄白雲飄群雁飛，高峰有積雪相映更美麗。

美好的時光，總是過得特別的快。結束重走南遷路，返台後，我則陷入一連串生活與工作時間的切割與忙碌之中，然而，截稿在即，反覆閱讀先前所蒐集資料，並與實際考察所見進行比對，同時，參考光華雜誌《國立故宮博物院六十年》特別報導、《八徵耄念——國立故宮博物院八十年的點滴懷想》（以下簡稱《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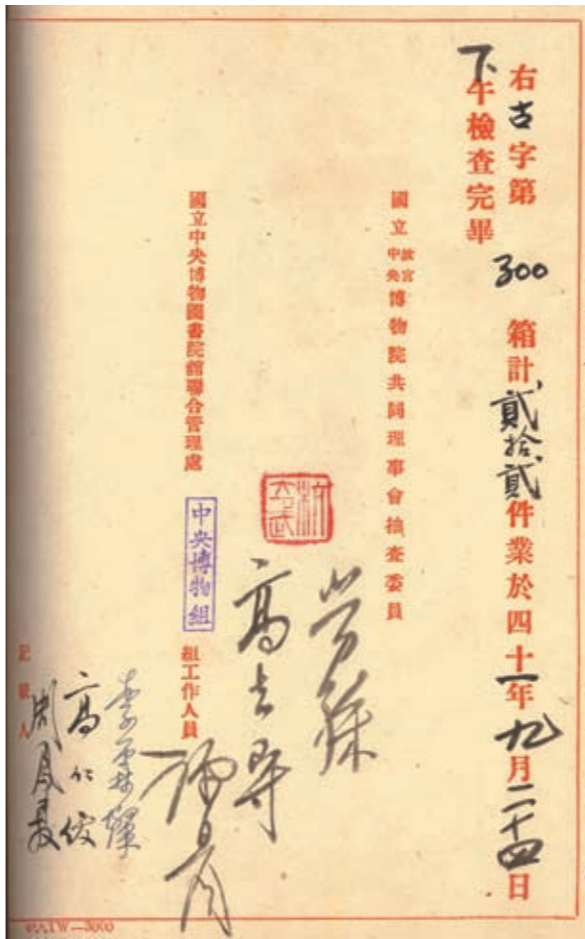
徵耄念》），以及近期周功鑫院長〈談故宮文物在北平裝運點滴〉、宋兆霖先生《中國宮廷博物院之權輿——古物陳列所》等專著資料。此時，心中有更多好奇不斷浮現，才知道：對我而言，此次重走故宮南遷路僅僅只是個開端，其中的豐富與值得書寫之處，尚待沉澱、梳理，方能動筆，本文僅為浮光掠影、片斷雜感。

撰稿時曾與《八徵耄念》主編聊及考察種種心情，並分享因著此次考察更感《八徵耄念》有其好看之處，因而又找了譚旦岡先生《了了了了了》上中下三集資料進一步閱讀，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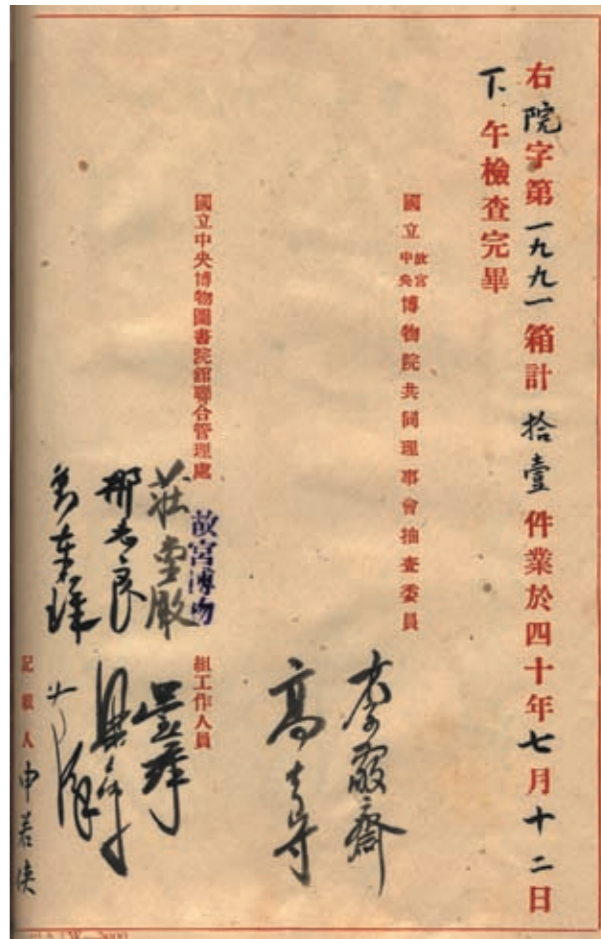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

參考書目（按出版年排序）

1. 那志良，《故宮博物院三十年之經過》，台北：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，1957。
2. 譚旦岡，《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經過》，台北：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，1960。
3. 杭立武編著，《中華文物播遷記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80。
4. 莊嚴，《山堂清話》，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80。
5. 光華雜誌主編，《國立故宮博物院六十年》專題報導，抽印本，1985年8月。
6. 那志良，《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》，台北：作者自印，1993年。
7. 譚旦岡編纂，《了了了了了》（上中下冊），台中：興臺印刷，1994-1995。
8. 昌彼得、馮明珠編纂，《故宮七十星霜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95。
9. 蔡玫芬主編，《八徵耄念——國立故宮博物院八十年的點滴懷想》，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6。
10. 周功鑫，《談故宮文物在北平裝運點滴》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三一三期，2007年4月，頁5-14。
11. 莊靈，〈充滿印記的歷史照片，一張「新出土」的故宮文物南遷歷史紀錄〉，《中國時報》2007年9月27日，第E7版，人間副刊。
12. 宋兆霖，《中國宮廷博物院之權輿——古物陳列所》，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0。
13. 歐陽道達，《故宮文物避寇記》，北京：故宮博物院，2010。



圖十 中博組 押運前輩簽名  
於民國40-43《存台文物點查清冊》  
抽查委員 勞幹、高去尋。  
工作人員 譚旦岡、李霖燦、高仁俊、周鳳森。



圖九 故博組 押運前輩簽名  
於民國40-43《存台文物點查清冊》  
抽查委員 李敬齋、高去尋。  
工作人員 (上排右起) 莊尚嚴、那志良、黃居祥。  
(下排右起) 吳玉璋、梁廷燁、申若俠。

差錯。賴事先以全程行經之新街、遵義、松坎、綦江四處為沿途集合站，得以取齊而資策應」（《避寇記》，頁五七）。因於前往巴縣路況較差，當我們換上小巴，一路顛簸，終於到達，行至飛仙岩附近的小溪（圖八）時，莊靈先生說「這條溪叫虎溪」，依稀記得小時候住在這兒時，深夜曾聽見老虎走到溪畔飲水的情景，因而命名。透過莊靈先生的報導，不只為飛仙岩註記了既鮮活且詩意的印象，更增添了我們對其神秘想像。

重走故宮南遷路裡的另一位報導人，則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梁金生先生。首次見面由同行前輩引介，提及「在民國四十年《存台文物點查清冊》裡，還有梁先生爺爺的簽名」（圖九、十），才知道：原來梁家已有五代人為故宮服務了，梁廷燁先生是梁金生先生的祖父，父親是梁匡忠先生，兩人和其大哥梁峨生先生跟隨故宮文物來到台灣，他則終生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文物、帳務為伍，以文管處處長退休。有回與梁金生先生聊到，何以故宮文物南遷能夠順利展